

遇见

清溪村里忆立波

谭仲池



染绿沙漠的人

刘益喜

十里荷塘,田垄相连。硕大的莲叶如盘如盖,层层叠叠,荡碧飞绿。新铺的黑色柏油村路,像一条飘带,蜿蜒着穿冲过坳,绕村而过。

这里叫清溪村。距离湖南省益阳市不到20公里,是我国家著名作家周立波出生的地方。

如今的清溪村,已是湖南省乡村振兴示范村。初秋的一天,我来到这里访问,并再次走进荷塘边的周立波故居。当踏入周立波曾经居住和写作的卧室兼书房时,我仿佛闻到了阵阵书香和墨香。

1908年8月9日,周立波出生于湖南益阳乡间一个耕读之家。原名周绍仪,后改名为“立波”。年轻的周立波远赴上海求学,并且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,翻译了不少国外进步文学作品。

1939年底,周立波来到鲁迅艺术学院工作,同时开始了小说创作。在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后,周立波更加坚定了探索民族形式文学创作道路的信念。

1944年11月,周立波随359旅南下。那些日子里,他常常在昏黄的灯光下,以膝为桌,写战斗日记、起草电文、编辑小报,鼓舞着指战员的革命斗志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周立波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后做出决定,携全家从北京迁回家乡湖南益阳乡间。在桃花仑乡竹山湾时,周立波一家借住在当地农民家的一栋泥墙青瓦房里。

短篇小说《山乡巨变》,作品真诚地歌颂了社会主义新生活,展现了农村变化的新画卷,塑造了一批新农民形象。

陪同我们参观的清溪村党总支书记贺志昂,今年已经61岁了,但是一点也不显老,浑身上下洋溢着蓬勃的朝气。

这一串数字,让我看到了一幅新的山乡巨变。沿着村路向前走,山边、溪畔,可见村里近年来陆续兴建的各类基础设施,如清溪画廊、清溪书舍、清溪剧院、立波小街、立波广场、荷塘栈道,它们点缀着青山绿水。

我想,周立波若归来,他一定会写一部《新山乡巨变》。这次到清溪村,其实我还有一个心愿,就是要与村里的干部

贺书记看出了我的心思。他用手机唤来了刚加入村党总支班子的90后党员邓旭东。贺书记说:“乡村振兴的路上,要发挥好党支部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。

对于有的人来说,第一次看到“太行山石”二字,是在书本上的课文《愚公移山》里,“太行、王屋二山,方七百里,高万仞”。

在南方的一座小城,和朋友走进一家小店,我的目光立即被休息区的一方石桌吸引了过去。这方石桌——也许更应该称之为石块,未经太多加工和打磨,几乎保持着原始的状态。

没错,这是一块太行山石。店主和我一样,是北方人,生活在太行山下。来到南方发展后,多年的生活已经让他完全融入了当地。

得相当不错。听了贺书记的介绍,我向邓旭东:“在外面干得这么好,为什么要回家乡来呢?是什么让你心动了?”邓旭东说:“最让我心动的是村里人居环境变得越来越好,特色产业越来越兴旺,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。

说着,邓旭东打开手机,让我看他制作的宣传清溪村变化的视频。我看了之后,颇为感动于他的用心。“你看过小说《山乡巨变》吗?”我问他。“看过。”接着,邓旭东绘声绘色地口述了一段小说中对邓秀梅的描述:“她穿一身青斜纹布制服,白底蓝花的衬衣领子露了出来,披在棉衣领子的两边。”

眼前的这一幕让我惊讶。不只是邓旭东,贺书记对我说:“我们村很多青年都在读周立波的《暴风骤雨》《山乡巨变》《湘江一夜》等。

继续前行,清溪村可谓是一步一景。只可惜自己没有周立波的妙手,描绘不出眼前的美丽田园风光。我问身旁的贺书记:“如果你来描绘一下眼前的清溪村,你会怎么说?”贺书记停下脚步,清了清嗓子,提高了嗓门:“这个离城二十来里的丘陵乡,四周尽是连绵不断的黑洞洞的树山和竹山,中间是一片大堰,一坦平阳,田里的泥土发黑,十分肥沃。

听到贺书记背诵《山乡巨变》中的文字,我的眼睛湿润了。但这是上世纪50年代周立波笔下的家乡。今天的清溪村,青山绿水更宜人。

这时,一个刚从荷田深处采摘莲蓬归来的中年汉子,从我们身边走过。贺书记指着他的背影说:“他叫邓日光,今年46岁了,原来家里兄弟多很困难,最近几年他在村中盖了一栋擂茶馆,现在已经富起来了。

“去品一品他的擂茶吧!”贺书记提议道。邓日光的擂茶馆整洁宽敞,窗明几净,有近百个座位,都是一色的原木桌椅。不一会儿,一碗碗香喷喷冒着热气的擂茶,就端到了我们面前。

边听边看,边听边思,眼前这幅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山川秀美、乡风文明的现实图景,让我看到了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。

邓日光的擂茶馆,就盖在周立波故居前荷塘边他家的自留地上。故居门前,人来人往。周立波离开世间已42个年头,但至今,他的身影和声音还在乡亲们的心中闪现回荡。

边走边看,边听边思,眼前这幅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山川秀美、乡风文明的现实图景,让我看到了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。

邓日光的擂茶馆,就盖在周立波故居前荷塘边他家的自留地上。故居门前,人来人往。周立波离开世间已42个年头,但至今,他的身影和声音还在乡亲们的心中闪现回荡。

那刻,我好想去太行山,亲手抚摸那些太行山石,感受它的硬朗、稳固与坚韧,以及藏在其背后的那些打动人心的岁月时光。

图为清溪村远眺。

清溪村供图

泥土芬芳

太行山石

张君燕

行”二字,是在书本上的课文《愚公移山》里,“太行、王屋二山,方七百里,高万仞”。事实上,当你真正站在太行山上,方知眼前真实的情形,较之书本上的描述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在太行山,石头是绝对的“主角”。石头铺的路,石头砌的桥,石头盖的房子,包括这里的人们生活中的各种用具——石磨、石碾、石桌、石凳、石碗、石斧……都与石头有关。

的日子增添了一道风景,或者说,太行山石本身就是最美的风景。

看着眼前这块远道而来的太行山石,我不禁想,在来到这里之前,它有过怎样的经历呢?它曾经站在高高的太行山上,历经千百年的时间流转。

那一刻,我好想去太行山,亲手抚摸那些太行山石,感受它的硬朗、稳固与坚韧,以及藏在其背后的那些打动人心的岁月时光。

陕西榆林之北,有面积达4.22万平方公里的毛乌素沙漠。2021年秋天,我来到榆林,探访这片闻名已久的沙漠。

我少年时看过电影故事片《沙漠追匪记》,片中,那一望无际的沙漠,几百里见不到一棵树。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沙漠。这次到榆林,我又知道了,《沙漠追匪记》是195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在毛乌素沙漠拍摄的。这就是说,我对沙漠的认知是从毛乌素开始的,这真是一种缘分。

在榆林市内,经过榆林学院时,我看到美丽的校园里,高大的教学楼、宽阔的操场、林立的宿舍楼,掩映在一片绿树中。同行的当地朋友告诉我,榆林学院在上世纪80年代只是一排窑洞,四周还是一片沙漠。

到榆林,必登镇北台。我仰望着高大巍峨的城墙,听讲员做着介绍。讲解员指着城墙三四丈高的地方说,那就是当年沙漠掩埋到的地方。

今天,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,曾经的土黄色已经不见了踪影。所以,我再也体会不到千里无绿的那种无助与悲伤。

是谁让毛乌素的荒凉不毛成了过去?是谁把毛乌素的黄色染成了碧绿?我要见把毛乌素染成绿色的人,要见让毛乌素沙漠成为过去的人。

见到张应龙,我朝各个方向望去,到处都是绿色,仿佛是在一片绿色的海洋里。

张应龙以及像他一样的人们,是染绿沙漠的人。

在榆林林业展览馆里,我看到了榆林人民治沙的详细介绍。从1959年开始,一代又一代榆林人民,不分男女老少,都参与了治理毛乌素沙漠。他们中有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石光银。

张应龙开上车带我去看他的10万亩长柄扁桃园。车辆穿行在林木掩映的水泥路上,松树、柏树、柳树、白杨树散发着浓郁的清新气味。我尽情地享受着清新的空气,都有点儿陶醉了。

开始治沙时,这里没有路,运砖、运树苗、运沙全靠电动三轮车,条件非常艰苦。有时上百万万元修条路,一阵大风过来就被沙子给掩埋了。

对此,很多人不理解,家人也很不理解,张应龙却说,我下定了决心,一定要把这事做成。那些年,张应龙失败过、孤独过、绝望过。他感慨:“其实不是我改变了沙漠,是沙漠教育了我。”

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,张应龙成立了生态协会,并联系了中科院、中国林科院等科研机构,采用科学方法治沙。

张应龙领着我登上一座三层的瞭望台,瞭望台位于他承包的43万亩沙地中间。他给我指着那些林地——哪里是樟子林,哪里是长柄扁桃林,哪里是杂木林。他说,种树植草,关住了沙,保住了水,这还不是最终目的。



下图为毛乌素沙地生态研究示范园植物园。神木市生态保护建设协会供图

大地